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春日的美好

徐煉煉

季節的輪迴, 是天地間一場靜默的邀約。當料峭的寒風斂盡最後一縷凜冽, 當簷角的殘雪凝成滴落的清露, 春天便踩著雲絮般的步履, 漫過山川與原野, 將最柔軟的生機, 悄悄暈染開來。

它不似盛夏的熾烈, 不似清秋的清淡, 更不似寒冬的沉鬱, 只憑一縷和風、幾陣細雨、數抹新綠, 便喚醒了沉睡的萬物, 將溫柔與希望, 鋪滿塵世的每一個角落。

春風, 是春天寄出的第一封短箋。它褪去了冬日的刺骨, 變得溫潤如帛, 宛若一雙輕柔的手, 拂過枝頭、田野與人心。風裡裹挾著新翻泥土的氣息, 混雜著草木初萌的清香, 還有冰雪消融後的澄澈。漫步其中, 不必再緊裹衣衫, 只需感受那拂面的輕柔——往昔蟄伏心底的沉悶, 彷彿也隨之飄散。風過處, 林梢的枝條正悄然舒展; 風掠處, 枯草之下早已暗藏新芽。這縷風, 是寒冬褪盡後最動人的慰藉, 亦是生命復甦時最溫柔的序曲。

春雨, 是春天落筆寫下的詩行。它從不傾盆, 也不淒冷, 常在夜裡或清晨, 淅淅瀝瀝, 如牛毛, 似花針, 密密地織就一層朦朧的煙霧。

雨滴敲在瓦簷, 奏出細碎悠長的調子; 落在枝頭, 便潤開了含苞的蕊; 滲入泥土, 則悄然滋養深埋的根脈。撐一柄素傘行于雨中, 遠山近水皆被暈成淡墨, 恍若一幅未干的寫意。待雨歇初晴, 空氣清冽如洗, 陽光破雲而出, 灑在綴滿露珠的葉尖上, 折射出碎金般的光芒。萬物洗盡塵埃, 愈發顯得鮮活,

連呼吸都沁著草木的甜潤。

春日的美好, 更藏在那勃發的生機裡。大地漸次褪去枯黃的冬衣, 以一抹淺淡的新綠, 應答著光陰的召喚。河畔的垂柳總是最先甦醒, 嫩黃的芽苞偷偷舒展, 纖長的枝條在風裡輕搖, 如少女披散的髮絲, 溫婉動人。

路旁的草芽也頂開泥土, 倔強地探出頭來, 一簇簇、一叢叢, 鋪開無際的綠意。庭院與陌上, 花木次第睜開了睡眼: 桃花嚙著晨露, 淺施粉黛; 梨花攢著素苞, 亭亭玉立; 迎春花最是心急, 早已綴滿籐條, 似點點熔金, 將春日的眉眼點亮。百花靜默, 卻以萬千姿態, 勾勒出這個季節最動人的模樣。

熬過漫長的蟄伏, 人們紛紛走出門戶, 擁抱這久違的暖意與鮮活。老者們坐在煦日下閒話, 眉眼間流淌著安然; 孩童們脫下厚重的冬裝, 在草地與花間奔跑嬉戲, 清脆的笑聲隨風漫開; 田野裡, 農人躬身勞作, 翻耕土地, 播下種子, 那辛勤的身影, 本身就是一首質樸的春之詩。他們種下的, 何止是五穀, 更是對歲月豐饒的殷殷期盼。

冬日的蕭瑟, 或許正是為春天的蓬勃積蓄力量; 曾經的困頓, 終會被漸暖的春光融化。那些深埋心底的盼念, 必會在春風裡如柳條般抽芽; 那些未曾言說的嚮往, 亦將在春雨中悄然生長。置身于此般光景之中, 看草木向陽而生, 觀繁花肆意綻放, 方知生命本該如此: 不囿於過往, 不負卻當下, 心懷暖陽, 逐光而行。

春日美好, 福至心靈。願我們都能在這溫柔的時節裡, 攬一縷清風, 攜一抹暖陽, 暫放塵世的紛擾, 尋得內心的從容。如草木般生長, 如繁花般綻放, 在流淌的時光中守護一份溫柔與希冀, 赴一場人間值得, 守一世歲月安然。

春山曙色

蘇閱涵

我們踏著夜色入山。石階仍帶著潮潤, 履聲沙沙, 細碎而清晰; 路邊草木, 在暗裡散發著清新之氣。越往山上行, 人聲愈發稀疏, 最終只剩下我們的喘息, 以及偶爾驚起的一兩聲鳥鳴, 彷彿從夢中呢喃。這座山, 在夜裡呈現另一副面孔——深沉, 卻非死寂; 你能聽見風穿過松林的聲響, 宛如遙遠的海潮, 一陣來, 一陣退。行久而抬頭, 透過樹隙的, 不再是天光, 而是更深、更濃的墨藍。同行的人默不作聲, 彷彿一旦開口, 便會驚破這無邊的、正在醞釀的靜謐。

不知走了多久, 半山腰出現一座亭子, 我們在此歇息。曉風仍帶料峭寒意, 直鑽衣領。東方天際, 起初是一片墨沉沉的暗色, 何物也難辨。漸漸地, 墨色中透出暗青, 如新研的松煙墨, 兌了少許水, 便清淡開來。青色的範圍漸漸擴展, 邊緣又染上微紫。山下村落, 僅有幾點燈火, 像暈倦的眼波, 忽而閃爍, 又悄然熄滅。

最動人的是那將明未明的瞬間。整個世界屏住呼吸。天色變幻迅疾, 方纔的青紫, 霎時化作魚肚般的白。那白並非死板, 而是流動的, 如有人在天地的宣紙上, 執筆輕緩渲染。近處的山巒, 黑魘魘的輪廓已清晰可辨, 似淡墨勾勒, 邊緣鑲嵌著柔光。我想起古人言: 「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雖無潭影, 但這漸次明亮的山光, 亦能洗滌心懷。一夜攀登的疲憊, 滿襟的塵慮, 在這靜默中, 被無形之光一絲絲帶走。

忽然, 天山相接之線, 露出一抹淡紅, 如新剝的荔枝, 透明而溫潤。那一痕紅色, 是信使, 告知醞釀了一夜的大戲, 即將開場。

終於, 太陽露出一角, 彷彿蓄足了勢, 猛地躍出。那一刻, 萬籟俱寂——風止了, 鳥忘了啼叫。初升的太陽不刺眼, 圓而赤, 帶著幾分羞怯, 如一隻剛出窠的鈎窠瓷盤, 溫潤而明亮。它並非從山後升起, 而像是春山經歷長夜孕養後, 自心口鄭重捧出的光明嬰兒。

待太陽完全浮出山脊, 光色金黃。先前青紫、紅色的雲霞, 褪去蒼蒼, 換上雪白的新裳。滿山松柏、雜樹, 也都醒來。來時模糊的路徑, 如今分明可辨; 路旁不知名的野花, 紫的、黃的、白的, 在晨風中搖曳, 清新而明媚。我佇立山巒, 迎著光, 看這被照徹的春山, 心中湧滿感激。我們披星戴月而來, 原為觀日出壯麗; 卻不料, 最攝人心魄的, 是日出前那段漫長而溫柔的序曲——光明戰勝黑暗的無聲掙扎與孕育。山下村落炊煙裊裊升起, 人間煙火因這山光而添幾分超脫凡俗的意味。我想, 我們該下山了, 將這滿山春光、滿懷曙色, 帶回尋常的日子。

老樟香裡拾流年

何善亮

仲春的清晨, 鳥雀在樟樹的枝頭上叫個不停, 吵吵鬧鬧的, 像極了小時候一起瘋跑的玩伴。晨霧慢慢散開, 太陽一點點照在大地上, 我的心思, 也跟著這陣鳥鳴, 飄回了老家。

走在小時候常走的鄉間小路上, 樟樹的香味輕輕飄過來, 聞著就覺得舒服。樟香漫在田野裡, 那是我童年裡最安心的味道。沿著春天的氣息往前走, 始豐溪的水靜靜流著, 就像這片土地一直都在。

山風吹過來, 樟花香跟著風鑽進鼻子裡。閉上眼睛深吸一口, 整個人都輕鬆了, 心裡軟軟的, 像春天剛要開的花一樣。

現在城裡的路邊也種了很多樟樹, 一排排站著, 看著人來車往。

它們一年四季都在, 春天有花香, 夏天能遮陰, 冬天也依舊蒼翠。每次看到樹上的鳥鳴鳥嘍嘍喳喳, 我就忍不住想起小時候的村子。

江南四月, 樟花開得最旺。早上走在路上, 滿地都是淡黃色的小樟花, 踩上去軟軟的, 連腳步都變得輕快。

我印象最深的, 是山頭下村的幾棵老樟樹, 還有埠頭村橋頭那棵四百多年的古樟。它們不只是樹, 更裝著我整個童年。走在以前的馬路上, 想起腳下石子沙沙響, 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小時候。那時候趕集路過老樟, 躲陰、避雨都靠它, 心裡特別踏實。

老樟樹還站在原地, 可腳下的路變成了柏油路, 橋也修成了新橋。很多小時候的樣子, 都慢慢留在了過去。歲月往前走, 有些聲音、有些畫面, 也就跟著時光一起遠了。

樟花不顯眼, 開得安安靜靜, 只有風一吹, 才飄出淡淡的清香。這香味飄過田野, 繞著村莊, 浸在了我整個童年裡。混著泥土的味道, 成了我想起故鄉時, 最熟悉的氣息。

冬天的時候, 我最喜歡蹲在樹下撿樟樹子。小小的黑果子滾在草叢裡, 像一顆顆黑珠子。蹲在地上撿啊撿, 一會兒就捧滿一手, 特別有成就感。拿到水坑裡洗乾淨、曬乾, 裝在口袋裡當寶貝, 那股淡淡的樟香, 一路跟著我。

樹上也總是熱鬧。麻雀、白頭鴨、烏鴉都喜歡落在枝頭上吃樟樹子, 嘍嘍嘍嘍叫個不停。翅膀一動, 小果子就簌簌往下掉, 我們站在樹下聽著, 就像一場不用買票的野外音樂會。

一棵蒼翠的老樟樹, 一陣淡淡的香, 一群飛來飛去的鳥, 還有一群在樹下玩鬧的孩子。最普通的日子, 就這樣變成了最難忘的回憶。

直到現在, 我還能清晰地想起那股樟香。那些撿果子、看小鳥的時光, 跟著老樟樹的年齡, 一起長在了我心裡, 一年又一年, 從來沒有消失過。

鄧志雄逝世

三中、僑中、金中、職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 本會鄧名譽理事長志雄學長(晉江金井曾坑村),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下午五時十七分逝世於紅衣主教醫院, 享年六十六齡。哲人其妻,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擇訂於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出殯, 安葬於華僑義山墓園。

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並擇訂於四月十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敬請各位學長學姐準時出席參加獻花祭禮, 及參加越日執紼行列, 藉表哀思, 以盡窗誼。

鄧志雄逝世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鄧顧問志雄學長(晉江金井曾坑村),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五日下午五時十七分逝世於紅衣主教醫院, 享年六十六齡。哲人其妻,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擇訂於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出殯, 安葬於華僑義山墓園。

本會聞耗, 經致電慰唁其家屬, 勸其節哀順變, 藉表哀悼, 以盡窗誼。

吳志堅丁祖母憂

旅菲石獅玉湖同鄉會訊: 本鄉會吳理事志堅令祖慈吳府林金吉老孺人(祖籍石獅玉

湖村), 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四日(星期六)酉時, 壽終內寢, 享壽積閱一百零四高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石獅玉湖村下房祖宅, 出殯日期另訂。

本鄉會聞耗, 敬馳函慰唁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陳清源喪偶

菲律賓晉江市羅山中學校友會訊: 本會陳名譽顧問清源鄉賢尊夫人陳府董麗輝夫人(晉江羅山社店),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五日中午十二時逝世於MAKATI MEDICAL CENTER醫院, 享年五十七齡。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2 ROSE GARDEN 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藉表哀思, 以盡窗誼。

施天炮逝世

旅菲臨滙總堂訊: 本總堂族親施天炮老先生(原籍晉江前港)亦即族親施振雲令尊, 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六日上午五時壽終正寢, 享壽八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 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 擇訂四月十一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堂聞耗, 深表哀悼, 特向其家屬致以誠摯慰問, 祈望節哀順變!

訃告

<p>施性快 (華峰-山蘇)</p> <p>逝世於四月二日 現設靈於紅美禮示市殯儀館 (Chapel-E, Holy Mary Memorial Park, Angeles City.) 出殯於四月九日上午九時</p>	<p>鄧志雄 (晉江金井曾坑村)</p> <p>逝世於四月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出殯於四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p>
<p>施天炮 (晉江前港)</p> <p>逝世於四月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0-PRIMROSE)靈堂 出殯於四月十一日中午十二時</p>	<p>陳許秀珍 (晉江梧桐鄉)</p> <p>逝世於四月六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13號靈堂(SANCTUARIUM 213-ORCHID) 擇訂四月十一日下午一時出殯</p>
<p>陳董麗輝 (晉江羅山社店)</p> <p>逝世於四月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102號靈堂(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 出殯日期另訂</p>	<p>吳邱明霞</p> <p>逝世於四月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12號靈堂(Sanctuarium-312) 擇訂四月十日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出殯</p>

二〇二六年四月八日

吳金盾率眷泣啟

和武H.K.

訃告

先室五代大母吳府邱夫人諡明霞(原籍石獅市後垵村)慟於二〇二六年四月六日上午十一時(歲次丙午年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三日)壽終內寢, 距生於二月初三日(吉時), 享壽八十高齡。孝服隨侍在側, 親視含殮, 即日遵禮成殯。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 擇訂四月十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出殯, 安葬於武六千岷里拉紀念墓園之原。哀此訃

不孝男 穗鑫

長女 紅珊

次女 紅玲

三女 鳳茹

四女 鳳冠

孫男 森森

孫女 思楊

外孫 蔡俊迪

外孫 王榮漢

外孫 王榮梓

外孫 邱英泰

外孫 邱英峰

外孫 呂敦磊

外孫 蔡「丹妮」

外孫 王東坡

外孫 女 邱熙棋

外孫 女 邱詩蔥

外孫 女 呂姪雯

外孫 男 蔡尚辰

杖期夫

外孫 媳 鄭佳薇

長婿 蔡振國

次婿 王劍群

三婿 邱志生

四婿 呂孫益

哲贊